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隋文紀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陳際龍

隋文紀卷七

明　梅鼎祚　編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周司武中士轉鄭令入隋歷員外散騎常侍為楊素所譖坐漢王事徙

敦煌

上周武帝論賞功表武帝平齊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並加汎級

令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畧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禀成筭非専已能留從事

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没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

奉表以聞

論武將任刺史表 彧遷治書侍御史百僚畏憚表論武將任刺史多不稱職

平子
克免

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

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謡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平子北史作于子一作甘子治民作臨人

劾應州刺史唐君明奏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

人競生罪

彧劾之二

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甲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朐勞之痛成燕爾之親冒此苴線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弃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

風俗

諫文帝親細務疏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上覽而嘉之

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

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治道北史作政道

請禁絶角抵戲奏 詔可

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炤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内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喧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産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

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織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有由來因循敝風曽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

判高宏德請戟戊為屯田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宏德

封應國公申牒請戟

或判不行熲聞歎伏

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

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旣設內閤又施

柳莊 字思敬河東解人仕後梁太府卿入隋歷饒州刺史

刑法奏 莊為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科而上處以大辟莊奏由是忤旨

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

劉行本 沛人起家梁武陵國常侍歸周歷河內太守終隋太子左庶子領大興令以方直稱

劾羌使表 于時天下大定四夷內附行本為黃門侍郎以黨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表高祖劾其使者上奇其志焉

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

駮加徒議 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

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駮之上賜絹百匹

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周武藏大夫入隋歷刑部尚書攝御史大夫劾劉昉奏高祖受禪昉為佐命元功進位柱國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毗以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劾奏昉有詔不治

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禄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

止足何乃規麴蘖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為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

劾左僕射楊素封事（毗為大理卿進位上開府見素貴寵擅權恐為國患上封事諫上不當專委素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詰毗毗又極言乃釋之自後不復專委素）

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

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簒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異圖北史作姦圖容息異圖英華作自可息圖基之作簒之未必伊尹作未必如伊尹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周儀同三司入隋歷右光祿大夫兼左翊衛將軍

劾開府蕭摩訶奏摩訶自陳歸隋妻患且死奏請子向江南收其家産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上嘉納之

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畧暫往江南重收家産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

重資愛之道烏烏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慠之母為聚歛之行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内侍御史臣韓徽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罍恥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微之等請付

大理徵北史作徵

李諤 字士恢趙郡人齊中書舍人歸周拜天官都上士終隋通州刺史

上文帝論風俗書 開皇初禮教凋敝公卿薨亡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為治書侍御上書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

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孫無頼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兹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絰强傅鉛華泣辭靈几

之前送付佗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沓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朝臣北史作大臣分作引理治作理務

論文體書諤又以時文體輕薄遞相師効流宕忘反於是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教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

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茍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獘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禄利之

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

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葢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敎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

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續作業輕浮作浮亂治罪作推罪諸司作有司

論當官矜伐奏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鄉風深革其弊

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

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没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頻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髙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周許州司馬入隋歷吏部尚書

武鄉女子判構工吏事善判時為戶部侍郎馮翊武鄉女子既啞又聾嫁之不售甞樵采於野為人所犯有孕生男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

母不能言窮究理絶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而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仕陳太學博士南獄正入隋歷治書侍御史

請使高麗表知命以功拜儀同三司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高祖異之

臣聞聖人當扆物色幽蕘匹夫奔踶或陳狂瞽伏願聲

轂旒纊覽臣所謁昔軒轅馭歷既綏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宏每懐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仕齊殿中將軍入隋歷治書侍御史大業末為丹陽留守不從賊見害

永寧令不解任駁子翊為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

後父更别娶後妻至是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駮之從其議

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服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如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

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絶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宏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

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
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
至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毖於內國更
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
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
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
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
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

還本生尚書彭禮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縁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

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

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别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别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

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

梁彥光字修之安定烏氏人周御正大夫入隋終相州刺史卒官

請復爲相州彥光自岐州轉相州刺史鄴人多詐稱其不能理化坐免歲餘升趙州彥光言於上高祖從之有政績

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

有以變其風俗上荅隆恩

裴政 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仕梁平越中郎將歸周歷少司憲終隋襄州總管

奏太子 政為左庶子多所匡正時武職更番道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催促太子右庶子劉榮語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太子以詰榮榮諱無此語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言政欲陷榮者太子召責之政奏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

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

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周御正下大夫終隋永平郡丞

上文帝書仁壽中肅爲貝州長史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

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

高明世泒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録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宏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絶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

戴逵 案廣宏明集續高僧傳逵有貽周仙城慧命禪師書嘗仕梁元帝入周今據此則又入隋或亦爲宮臣也

皇太子箴藝文類聚

無謂父子無間江充掘蠱無謂兄弟無攜倡優起舞

房彥謙字孝沖本清河人家於齊仕齊爲齊州主簿齊亡歸家入隋終臨涇令

諭黄門侍郎張衡書衡字建平河内人歷御史大夫出爲榆林太守以怨望賜死

衡與彥謙相善煬帝時營東都窮極侈靡衡爲督役又漢王諒搆逆罹罪者多彥謙爲鄀州司馬魚襄州總管見衡當塗不能匡救以書諭之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

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踈賤之人有善

必賞尊賢之感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夤畏焰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

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
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
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
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
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
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
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
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

丘之才智吕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産禄承
母弟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蕞爾一
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
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
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
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
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
之曩者齊陳二國竝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

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録美是以民庶吁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虞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强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内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己非宜即加擯壓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

豈繫文華惟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揔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是務河朔强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卧積薪晏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

孰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
規矩及揔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歷
甫爾寛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
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人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
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
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見知方
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
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

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横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隋書○帝王一作帝主壓北史作桼藏匿作藏隠點與玷同民並作人

宇文愷

字安樂朔方人徙京兆杞國公忻之弟與周族別仕周御正中大夫入隋拜太子左庶子歷金紫光禄大夫

上煬帝明堂議表

愷有巧思煬帝遷都洛陽以愷為將作大匠制度壯麗上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群籍上表奏明堂議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

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撰明堂圖議二卷

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宫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黄琮式嚴宗祀何甞不矜莊扆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睟冕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宇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

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壁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禀神謀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秘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與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

葺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録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剏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

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寛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修二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

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閒俗儒信情加減黄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宫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説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

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尋
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
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
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
云於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宫之數其
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
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赤綴戶白

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

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黄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圖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

取大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門面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

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葢以茅今葢以瓦瓦下籍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

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廇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鵄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

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

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内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

處所乃在郭内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齋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説總撰今圖研覈北史作研窮西面作西南瓦安作几安○監本隋書訛鈌據北史補正

與閻毗議皇太子乘金輅奏皇太子輅古者金飾宋齊以來並乘

象輅宇文愷閻毗奏制曰可於是太子金輅亦質制同副車具體而小亦駕四馬馭士二

十人皇嫡孫金輅綠質降太子一等去盤輿重轂轅上起箱末以金飾旗長七刃七旒駕用四馬馭士一十八人親王金輅以赤為質餘同於皇嫡孫唯在其國及納妃親迎則給之常朝則乘象輅○閻毗榆林盛樂人有巧性煬帝嗣位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歷遷殿內少監領將作少監事從征高麗卒

案宋大明六年初備五輅有司奏云秦改周輅創制金根漢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輅雕飾略同造次瞻覩殆無差別若錫於東儲在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今皇太子宜乘象輅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

不逼下酌時沿古於禮爲中觀宋此義乃無副車新置五輅金玉同體至象巳下即爲差降所以太子不得乘金輅欲示等威故令給象今取周禮之名依漢家之制天子五輅形飾並同旒及繁纓例皆十二黄屋左纛金根重轂無不悉同唯應五方色以爲殊耳若用此輅給於太子革木盡皆不可何況金象者乎既製副車駕用四馬至於金輅自有等差春秋之義降下以兩今天子金輅駕用六馬十二旒太子金輅駕用四馬降龍九旒

制頒同於副車又有旌旗之别并嫡皇孫及親王等輅並給金輅而減其雕飾合於古典臣謂非嫌

宇文述 宇伯通代郡武川人仕周英果中大夫拜上柱國入隋歴左衛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

處分房陵諸子疏 太子勇廢為房陵王昭訓父雲定興除名配少府以煬帝寵任述諂述欲求官遂令述奏帝殺房陵諸子及其七弟

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

請誅斛斯政奏 政爲煬帝所委信歷遷兵部侍郎楊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窮治黨與政奔高麗帝東征高麗執送述奏許之

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

郎茂 字蔚之恒山新市人齊周間歷爲令入隋爲尚書左丞晉陽宮留守忤煬帝除名

劾宇文愷于仲文奏 茂拜尚書左丞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二人竟坐罪

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耻宇

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仕周天官都上士入隋歷左候衛大將軍征遼卒

上煬帝論突厥表高祖時容納突厥居於塞內妻以公主大業初恩澤彌厚

文振時為光祿大夫以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

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

城萬里葢遠圖良筭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啟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突厥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强則反噬葢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爲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

論征遼表 文振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疾篤上表

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奬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勅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抜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

糧又竭強敵在前鞅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

裴矩字宏大河東聞喜人仕齊高平王文學入隋歷右光祿大夫煬帝被弑歸宇文化及及竇建德降唐爲民部尚書

西域圖記序矩遷吏部侍郎煬帝即位令掌西域諸蕃與中國交市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誘諸商胡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賜物五百段其序曰

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

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戸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録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

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

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
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
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
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
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
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
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
波唱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

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氾而揚旌越崐崘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

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止及北史作止於三

十六國作四十六國

奏高麗狀矩從煬帝巡塞北幸突厥啟民帳時高麗遣使通于突厥啟民不敢隱引見帝矩因奏狀請面詔其使語王令速朝覲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

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别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

於突厥親見啟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仕周太府中大夫入隋歷刑部尚書唐師入關稱病卒

祭髙祖文煬帝幸遼玄留守京師拜京兆內史楊玄感反逼東都玄率兵援之於軍中祭髙祖

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髙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啟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為虵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

愍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氷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仕陳爲尚書殿中侍郎陳亡歸隋入唐歷宏文館學士拜通直散騎常侍

奏宗廟議亮初爲煬帝東宮學士大業中授太常博士時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

謹按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

禹與一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註禮記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肅以爲天子七廟是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

廟漢世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毁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内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儀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内乃虚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世至

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親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議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初受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北平府君止於六廟建身沒主升亦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勿革加宗迭毀禮無違舊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别立廟至於禘祫

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常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像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揔立一堂而群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已來因循不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至澤傍通以昆彭之勲開稷契之緒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撥亂返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統聖嗣鴻名冠於三代寶祚傳於七百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歴代已來親

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旨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廟宜別立廟祧百世之後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群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冡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

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舊唐書

韋雲起雍州萬年人仕隋司農卿入唐歷行臺兵部尚書爲竇軌所害

奏煬帝疏大業初雲起爲通事謁者奏疏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並坐朋黨配流餘免官

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下罔上共爲朋黨不抑其端必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謹件朋黨人姓名及姦狀如左

劾虞世基裴蘊奏煬帝擢雲起爲治書御史上疏大理卿鄭善果奏劾雲起

左遷大理司直

內史侍郎虞世基職典樞要寄任隆重御史大夫裴藴特蒙殊寵維持內外今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或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莫尅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此而不繩為害將大請付有司結正其罪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仕隋右光禄大夫入唐歴禮刑二部尚書終江州刺史

劾韋雲起奏

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

王義

上煬帝陳成敗書

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乃自宮得出入內寢帝憐愛之及末年幸維揚天下多叛帝知世祚已去顧義曰卿為我陳成敗之理義上書極言自刎死

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為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存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

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諜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于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殁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材存者可數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

𧰼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剝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

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敵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絹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海山記○迷樓記云帝日夕沉荒迷樓力亦多憊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

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遼曠絶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侍陛下自兹出入卧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晏自非歲節大辰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蕞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

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鼎按此疑是面奏

王貞 字孝逸梁郡陳留人

謝齊王暕啟 王鎮江都為書召貞至以客禮待之朝夕問安又索文集貞啟謝王得所上集賜馬四匹以疾還鄉里終于家

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

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虵珠誰許獨為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隂已晏雖居可封之屋每懐貧賤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横議過實虚塵睿覽枉髙車以載驢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髙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竝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黄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

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視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隋書

仲孝俊

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廟記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散於英華遂崩淪於禮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

膺期命世蹇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始
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絶我大隋炎靈啟
運巽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
禮樂惟新偃伯修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
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哲封紹聖侯皇上萬機在慮兆
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
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用
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修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

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於媯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髙祖武帝之孫髙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為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金科玉條之刑法桐因木吏之奸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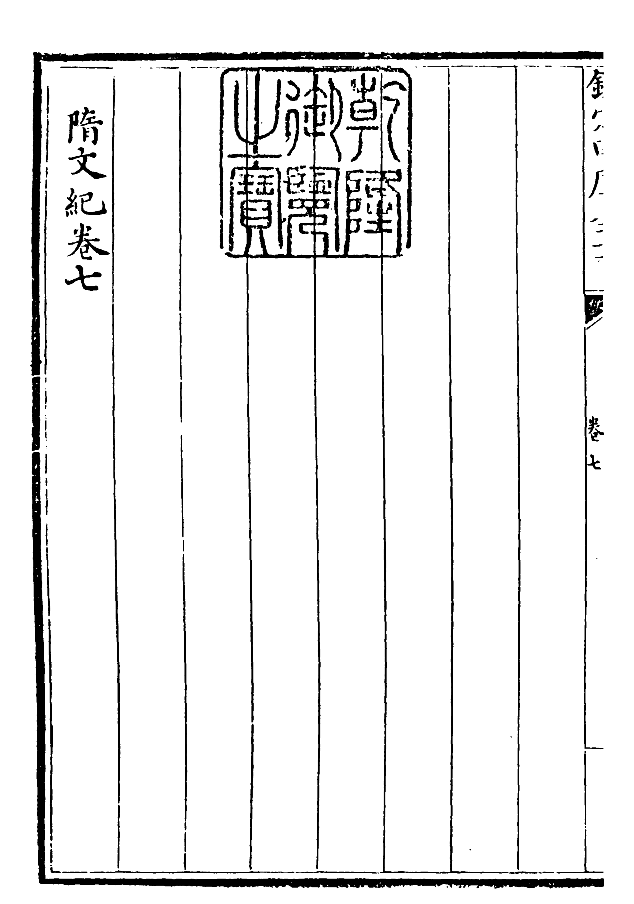
見仍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虧滿月之明越劒潛光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强扶弱分富卹貧部内清和民無迭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繫鼉魚夜放早彰溉釡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龎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潛忽輕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覩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虔聖道敬致明

神粉辟椒塗丹楹刻桷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家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

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俗薄樸散淳離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再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絕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淸德遠聞溫溫玉潤苾苾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群時逢上聖以我爲令導之以德行之以政用

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兒多字鄭奸雄竄伏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窓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弊穹壤永固金石

隋大業七年辛未歲七月甲申朔二日乙酉濟州秀才汝南郡主簿仲孝俊作文 闕里志



隋文紀卷七